



苏东坡遇到咖啡

百家讲坛

主编 吕志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茶遇到咖啡

百家讲坛

主编 吕志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茶遇到咖啡/吕志强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百家讲坛)

ISBN 7-300-06075-7/G·1221

I. 当…

II. 吕…

III. 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7174 号

百家讲坛

当茶遇到咖啡

主编 吕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5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0.7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6 00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C TV10 《百家讲坛》系列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冯存礼

编委会副主任

魏淑清

李福成

编 委

聂丛丛 王 晓 高 虹 刘蜀静
刘德华 吕志强 孟庆吉 魏学来



总 序

2001年7月9日，午间时分，当普通大学的学生们收拾好书包走出课堂的时候，一所特殊的、开放的“大学”悄然开学了。

说其特殊是指——

“海内外名家名师主讲，涵盖科学人文社会内容”是它的办学方针；

“聚集知识精英，共享教育资源，传播现代文化，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是它的办学理念；

“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是它的追求；

“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是它的办学目标。

论其开放是说——

免试免考；

不限年龄、身份；

“热爱知识”是入学的惟一要求。

这是哪所“大学”？

《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在哪儿？

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

高度发达的电视技术给了人类一条捷径，让我们能与知识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白春礼、厉

以宁、冯骥才、龙应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光与影搭建的讲台上传递着人类的精神。这精神是文明繁衍的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根基。

让知识可感，让思想可触，让全球的好学之士在光与影的圣殿上与我们感同身受——拥有知识确实是一种幸福。

在一千多个日出日落之后，《百家讲坛》最大的收获是七百多盘沉甸甸的磁带。七百个四十五分钟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应该算一段不短的时长，特别是当这段时长记录了人类思想精髓的时候。

怎样将人类的这些思想精髓发扬光大呢？

我们想到了出版，这是一种既可供收藏又便于研读的方式。

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我们精选了五百堂课的内容制成了光盘，分系列结集出版；同时出版近三十本相关的图书，以满足热爱知识的人们不同的求知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大动作”称为2004年的“壮举”，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理应深表谢意。

观众和读者朋友，让我们在知识的传承中握手吧！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步
茶
遇
到
咖
啡

文化融合与文明冲突（上）	赵林	/ 1
文化融合与文明冲突（下）	赵林	/ 17
古希腊神话的现代性（上）	徐葆耕	/ 34
古希腊神话的现代性（下）	徐葆耕	/ 44
古代希腊人的诗性生活——英雄主义	朱孝远	/ 53
西方的传统——浪漫主义	朱孝远	/ 65
从街垒到议会	金重远	/ 80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和文学的进步	刘建军	/ 94
莱奥那多·达·芬奇与		
意大利文艺复兴（上）	田时纲 吕同六	/ 104
莱奥那多·达·芬奇与		
意大利文艺复兴（下）	田时纲 吕同六	/ 117
中西文化比较新探索	辜正坤	/ 130
中西语言文字与文化的比较	辜正坤	/ 141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	赵林	/ 152

文化融合与文明冲突（上）



主讲人 赵林

1954年11月8日生，北京市人，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全国宗教学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史、西方宗教思想、西方文化史、世界文明史。已发表个人学术专著7部：《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文明形态论》、《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宗教文化》、《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2000年因科研、教学成果突出而荣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早在 1993 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就在美国权威杂志《外交》的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文明的冲突》。在这篇文章里，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耸人听闻的观点。他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从此不再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题了。他进而认为 21 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尤其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

那么所谓文明的冲突是什么意思呢？亨廷顿对文明的界定是以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传统的价值观作为根本依托的。几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的观点提出以后，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觉得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提出的很多观点，固然有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比如说，他在《文明的冲突》里一再提醒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要和美国加强团结、加强联合，共同防止东方伊斯兰教以及我们儒家伦理世界可能出现的对西方的威胁。大家知道，西方的政治总是要寻找一些假设的敌人，冷战时代结束，当苏联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再构成西方资本主义主要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们就要寻找下一个世纪新的对手。从这点来说，这是美国战略方面的考虑。在这个方面，亨廷顿确实也是为美国提供一些咨询。但我觉得他对文明本身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切入，来看一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如何发展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对未来做出预测，这实际上有一个“二难”的选择：或者我们认为历史是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未

来就不需要做任何判断，因为如果历史完全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是说发生突然就发生，没有任何规律可循，那历史本身就没有任何预测的价值和意义；反之，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本身是有一定规律的，有些东西是必然性的，我们就可以对未来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那么我们如何对未来做出预测呢？当然就只能依据历史以往发展的一个脉络，根据人类的昨天和今天的状况来推断人类明天将会是什么样。我认为要想知道世界的明天，首先要知道昨天和今天，尤其是要知道从昨天到今天是如何发展的。这样才能根据这个线索来合理地推论出未来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所以，我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思路从今天、从 21 世纪拉到 5 000 年以前。

让我们从 5 000 年以前开始谈起。人类最早的文明有五个，尽管在很多中学教科书里面老是说四大文明古国。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只是说最早的一批文明发展到某一个时期出现的一个比较辉煌的时期，某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代表。这是一般的通俗的说法，但是我们要做研究的话，就得提出五个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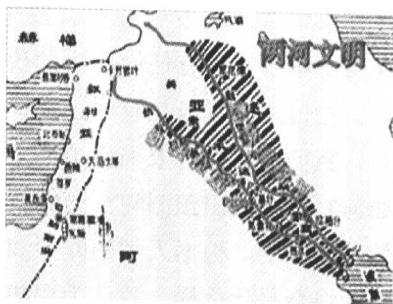


五大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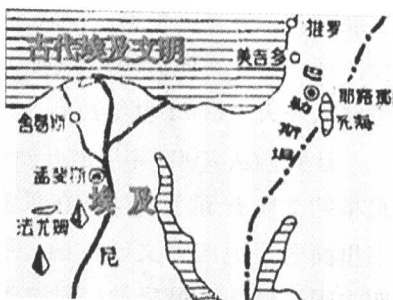
这五个文明从西到东依次是：最西方的地中海克里特岛文明，一般我们把它叫做克里特文明；然后就是在北非，有古代埃及文明；然后再往东一点，就是在两河流域，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一块冲积地，有一个两河流域文明，又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者我们以它最初的一个国家形态命名叫苏美尔文明；再往东，印度河流域有一个最古老的文明，叫哈拉巴文明；再往东，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一般指夏商周三代。这就是五个文明。现在依次对这五个文明做一个简

单的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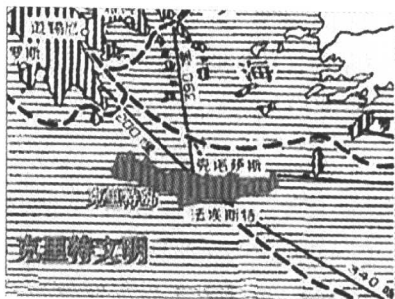
这五个文明中，最古老、最悠久的要数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现在考古学对古代文明的发掘，只能停留在以百年为单位的程度。两河流域文明，也许是人类现今可以发掘出来的最古老文明。大概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两河流域出现了一些城市，比如乌鲁克、乌尔等，而且有了自己的一些楔形文字。其次就是埃及文明，按照一般的历史记载，从公元前3100年开始，在尼罗河的中游有一个城市叫孟菲斯，在这个地方埃及人建立了最早的古王国。这两个文明都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再稍晚一些，一个是克里特文明，克里特文明大概在公元前260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克里特文明明显地带有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痕迹。所以克里特文明可能带有很浓厚的模仿色彩。克里特紧靠着爱琴海，爱琴海是地中海东北角上的一个湾，爱琴海世界在当时是一个商业活动交往非常频繁的世界。所以两河流域以及埃及和克里特之间，通过海上的交往比较频繁。克里特文明带有很浓郁的埃及文明的色彩，这一点凡是研究希腊神话、追溯到克里特神话的学者，都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那种半人半兽的神，以及在希腊神话里边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些怪物、神族，像斯芬克斯等，这些神最早都是从埃及传过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克里特文明是深受埃及



两河文明



古代埃及文明



克里特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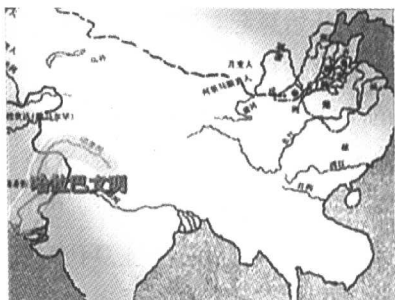
影响的，同样也有东方两河流域的影响。

另外一个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关于印度文明，我们可能了解得比较少，一般知道的印度文明是以吠陀教或者婆罗门教而著称的古代印度文明，但这个古代印度文明实际上是第二代文明，不是最初的，如果借用生物学上的概念，我们把最初的一代文明叫做亲代文明，下面的文明叫子代文明，大家所熟悉的那个以婆罗门教而著称、出现了种姓制度的古代印度社会只是子代文明，在这个文明之前还有一个由当时在印度河流域的土居民族所创造的文明，这就是所谓的哈拉巴文明。哈拉巴文明发掘比较晚。20 世纪初，一批英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荒芜之地，并发掘出来一些城市遗迹。根据这些城市遗迹可以推断，

在那些建立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的外来入侵者来到印度河流域之前，印度曾经存在过非常发达的文明，这些文明是由一些被称为达罗毗荼的人所建立的。达罗毗荼人建立的文明，后来就被称为哈拉巴文明。达罗毗荼人生活在南亚，皮肤比较黑，身材比较矮，鼻子比较扁，和后来入侵到印度河流域的那些身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的人相比，身体形态上有很大的差距。入侵者征服了印度河流域，摧毁了哈拉巴文明。这些入侵者蔑视当地的土居，把他们贬称为达萨，达萨在印度语里面就是奴隶的意思。那些原来哈拉巴文明的创建者在被征服过程中反而沦为奴隶，一直到现在，印度南部地区仍然生活着一些达罗毗荼人的后裔，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低下的。至于我们后来熟悉的印度文明，明显地是一种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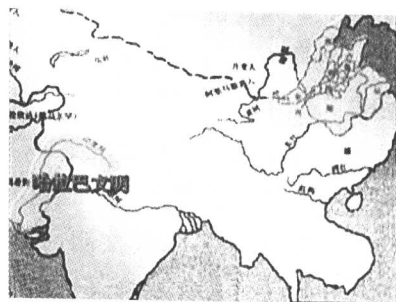


斯芬克斯神



哈拉巴文明

再往东就是中国。关于中国的文明，现在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国家现在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投入了很多的经费来搞一个项目，叫“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这可以说是人文科学研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也取得了很多进展。这个项目的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中国的文明史不能从商代开始算起，要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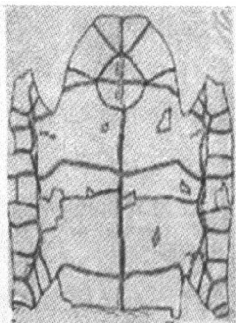


中国文明（图中右上角）

夏代开始算起，当然也涉及具体断代即夏代、商代、周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具体的年限是多少。商代的文明从公元前 1600 年开始，如果我们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商代，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具有 5 000 年的文明史，而只能说有 3 000 多年的历史。现在要通过大量的考古，大量的发掘，最后确证夏代确实是文明，而不是文明以前的野蛮。在这方面虽说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还是缺乏一些比较重要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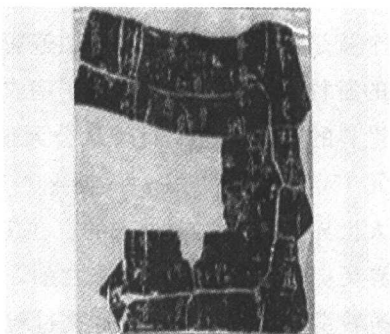
比如文字，文字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一个重要标志。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区别有很多，但最主要的两点，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物质方面来说，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必须有定居农耕生活。农耕生活和游牧生活是不一样的，游牧生活中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而生，今天在这儿，明天可能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游牧生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缓慢，不可能出现城市，也不可能出现城市中心。但是一旦人们开始过农耕生活了，就必须定居下来。农耕生活的特点是春播秋收，虽然初期的农耕生活主要靠天吃饭，但是毕竟比游牧生活稳定些，所以可以创造更多的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可以更高。而且由于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就出现了最初的

城市中心。最初的城市当然不能跟现在的城市相比，但是它已经是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心了。正是在定居的农耕生活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超出直接的生产活动，从事一些非生产的活动，也就是人类的一些高尚的活动和一些文化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说，文明产生的一个物质标准或者说物质条件，就是看有没有定居的农耕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出现的城市中心。文明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标准。最初的文明都是随着庙宇而出现的，最初的城市往往都是一些庙宇，最初的城市中心都是一些庙宇中心，所以有人提出，人类的文明是在祭祀鬼神的活动产生出来的。人们从最初的图腾开始走向了一种有固定场所的祭祀活动，这是跟农耕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有了一个固定的庙宇中心，就自然会产生一批专门从事宗教活动或者迷信占卜活动的专职人员，我们称之为祭祀集团，而人类最早的文明的统治者往往就是祭祀集团。



甲骨文

最早的国王往往就是最大的祭师，他本身承担着人和神之间沟通的重要使命，而且老百姓也觉得他就是神的化身，这一点在埃及、两河流域、中国以及哈拉巴文明、克里特文明中都有大量的例子。有了庙宇中心以后就自然产生祭祀、祭坛，而由于祭祀的产生，由于宗教迷信活动的要求，就开始出现了对宗教、祭祀、占卜活动结果的记载，这种记载就是最初的文字，所以文字最初都是出现在庙宇之中的。中国的甲骨文也是主要用来占卜的，后来才逐渐推广到非宗教领域，推广到日常生活中去。因此从精神文明标准来看，文明的一



甲骨文

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字，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学术界至今还认为中国的文明只能从商代开始，而不能从夏代开始的原因。

以上是对五个文明的一个简单介绍。那么在这些最初文明周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被游牧民族包围着。农耕生活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那些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基本上还是属于野蛮民族。尽管他们有一些文化，但是没有进入到文明范围之内。在这五个最初的亲代文明的南边基本上都是荒漠或者大海，而在他们的北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场、森林，当然也有高山峻岭。在这些森林草场中间，长期游徙不定地生活着一些游牧民族。由于南方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它在很长时间以来就成为北部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游牧民族虽然没有进入到文明，但是由于生活在马背上，机动性非常强；而且由于长期追逐、打猎，所以比较剽悍，能够打仗，能够吃苦耐劳。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南方的农耕世界。

这样一来，在最初的文明出现的时候又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在亚欧大陆偏南的地方，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线之间，这个偏南地带的文明叫做农耕世界；再一个就是在他们北边的像漫山遍野的黄沙一样到处弥漫着的游牧世界。这样就形成了南农北牧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对峙，这个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1500年。可以说，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世界的对立之中过来的。在15世纪、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冲突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冲突构成了文明发展的一

个重要动力，游牧世界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农耕世界。游牧世界每次大入侵，都导致了文明或农耕世界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做空间效应，一个方面叫做时间效应。那么所谓时间效应是一种什么效应呢？这种效应一般叫做文明形态的嬗变。文明形态的嬗变，形象地说就好像是一只蚕，这只蚕要蜕皮，它蜕了一次皮后就变成一个新的，再蜕一次皮又变成新的了。从一个黑蚕变成一个黄蚕，然后变成一个白的、透明的蚕，然后它又吐丝、结茧，结完茧以后又咬破茧变成蛾子，然后又产卵。虽然它的形态在不断变化，但是蚕还是那个蚕。文明形态的嬗变也是这样，就是同一个文明在经过游牧世界的不断地冲击以后形态发生变化，从第一代文明变成第二代文明，从第二代文明又变成第三代文明乃至第四代文明，这是时间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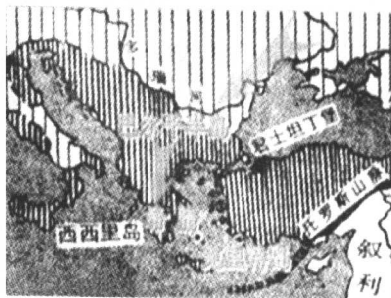
同样，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之下，农耕世界也发生了一个空间效应，我喜欢把它叫做酵母效应。所谓酵母效应就是看起来弱小的、地域非常狭小的农耕世界处在游牧世界的包围之中，但是包围的时间长了以后，游牧民族不断地入侵农耕世界，导致了文明反向地扩张到游牧世界生活中去，使得原来是游牧世界、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现在反过来也变成了文明地区，也变成了农耕世界了。看起来游牧民族是入侵者、是主动者，但是经过长期地冲突以及融合以后，游牧民族反而纷纷地都皈依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游牧的习性，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整个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在扩展，就像一个酵母被一个面团包裹着，时间长了以后，酵母发酵，使得整个面团变成一个酵母，然后一个更大的面团包裹着它，它又发酵，被更大的面团包裹，又变成一个酵

母。文明就是通过这种反向作用不断地发酵，不断地扩展，不断地膨胀，乃至到了 15 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基本上到处都是农耕世界，找不着游牧民族的立足之地了。今天，我们上哪儿去找游牧民族！即使找到的话，也只能作为旅游观赏的对象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对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具有挑战性的完整的世界了，而只不过是一个非常零星地散布在文明世界、农耕世界缝隙之间的一些古老的遗迹。

对照 4 000 年以前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格局，今天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下面看一看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具体冲击情况。

在 4 000 多年的历史中，即从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 1500 年，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大冲突、大入侵可以分为三次。从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600 年左右，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融合的完成。这一次大入侵主要的发起者，是一批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最初的生活范围主要是在黑海和里海之间，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他们不断地向南部渗透、扩张。扩张是经过千百年而完成的，在一边走一边扩张的过程中，游牧民族完成了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这个大冲击，使当时在中国以西的几个文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残。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对最西边的克里特文明的入侵。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对这一当时最早的亲代文明的入侵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向西南，一个是向正南，一个是向东南。向西南的那一支冲入了巴尔干半岛，冲入了希腊，然后通过希腊攻击了



游牧民族入侵克里特文明